

我的
2020

2020年一晃就这么过去了，于新冠疫情，有点“来似风雨，去似微尘”的意思。年初的那几个月，因为封村封路，整天窝在家里，到过最远的地方也就两三里距离的村市。记得每天清晨，我都要站在窗口听一阵子鸟叫。天蒙蒙亮，我会把耳朵贴在床板上，捕捉后院竹林里第一只鸟清脆的啼鸣。时间久了，习惯了鸟儿绵长悠远温润畅快的叫声，一直以聆听的姿态，保持敬畏和虔诚。在我心里，那是打破寂静、走出迷蒙、开启新的一天的宣言。紧接着，第二只，第三只，叽叽喳喳的鸟叫飘扬在村庄上空，唤醒了沉睡的村庄。人们一个个从



高风华，湖北监利人。湖北省报告文学学会会员，湖北省诗词学会会员。已在《千高原》等省部级刊物发表文章二百余篇。

满天风雨下西楼

高风华

屋子里鱼贯而出，或是扎堆闲谈，或是奔向原野。那段日子里，尽管政府三令五申，希望大家守在家里，不要外出或聚集，但野惯了的人们受不了拘束，偏爱三三两两“赶热闹”结伴踏青。堂弟，堂兄弟中排行第六的“六弟”，就是这群人中最积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。

六弟一生，几乎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。除了不超过三年的短暂的打工史，做泥瓦匠，种田，养龙虾，自始至终用劳动表达着自己的情绪。他会装修，有手艺，完全有能力在城市挣得更高的收入，过上更好的生活，但他不。他回到故乡，就是为了替人盖房子，替人耕种荒芜的农田，让人吃上便宜的龙虾。这些，好像是六弟与生俱来的使命。六年前，他不幸患上尿毒症，在家与透析室之间往来穿梭，风雪不顾，雷电不顾。脱了衣服，他油光闪亮的脊背与扭曲青筋暴起的手臂，形成鲜明反差；他我行我素地喝酒吃肉，罔顾医生和亲友的劝告；他养的龙虾比别人的个头大，成色好，价钱高。他说，我死了，你们把我葬在大坟园里，过年过节烧几片纸就好。说这话时，他语气出奇地平静。

我从未怀疑六弟对土地的感情。去年十月八日，六弟起完他生命中的最后一网虾，喝完他生命中

的最后一杯酒，让一坨黄土了埋了他的悲苦人生。年迈的姑母泪已哭干，难以站立；平时和六弟极为亲近的大妹因悲伤过度突然昏厥。节哀顺变，化悲痛为力量，只有亲历者才知道，这样的安慰是多么的苍白无力。六弟的骨灰紧挨着泥土，没有棺槨，他的磁场对应着土地的磁场，他的魂和村庄的魂遥相呼应。他的身边永远环绕着那群振臂一呼云集响应的酒肉朋友们，他的世界有鸡鸣犬吠牛踏马践哭笑怒骂。他生于尘土归于尘土，他在人间就这么草草地溜了一圈。草长莺飞，他会伫立原野凝望清澈如镜的虾田；雁字回时，他会回到宅子窗下听弟媳半夜的梦呓。他喜欢雨后的田野空蒙清丽的样子，他喜欢坐在牛背上踏着暮色归家的情境。他的宅子两旁，植满修竹，风吹沙沙作响，你依我依，柔肠百转。

在村庄里，六弟算是仗义的汉子，人缘也好。他一身好手艺，谁家有个屋漏瓦破的，只要给他讲一声，他立马跑过去帮忙弄好；他又好吃，喜欢下厨，常常是“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。疫情期间，他从透析室刚出来，便转身加入义工队伍，一个劲地劝说人们远离聚会，远离抹牌赌博，劝人们去田间走走，扯把野菜，看看风景。因为这些，大家都敬重他。

谁家来了客，总是把他请去陪酒；谁家红白喜事，也喜欢把他请去张罗主事。该吃的吃了，该喝的喝了，村人们都说，你六弟，算得上有福有禄。

但我从来都不认为他有福。

他吃的苦受的累，只他自己知道。他身上布满密密麻麻的针眼，手臂扭曲变形，肤色紫黑。骄阳似火，他挥舞着瓦刀站在人家屋顶；冰天雪地，他在齐腰深的水里除草撒肥。即使村人眼里有福，也是他勤奋劳动的结果。

六弟“头七”时，我作别故乡回到南国的一个城市。深夜的孤独，如影随形地袭扰着我。乡愁，这个有几分凄美的词，一次又一次地引领我北望故乡，痛哭失声。斟一杯，我跟六弟说，咱哥俩喝吧喝吧，尽兴喝，开怀喝，喝它个天翻地覆，喝它个一醉方休。

再过几天，就是六弟的“百日”。一眨眼啊，他便走了两三个月。端起一杯酒，恍惚听到六弟的声音，喝吧，尽兴喝。眼睛里突然漫出晶亮的东西，舔一舔，咸咸的。窗外草木莽莽，绿意流淌，想想此时故园萧条，难免客子之愁。再想又释然，毕竟岭南和江汉，不是同一种阳光。北风渐起，有雨落在枝间。一只鸟从苍穹划过，唳哨一声，风过处，竟然了无痕迹。

我的
2020

东北的冬天和南方不同，屋外天寒地冻，滴水成冰，屋里因暖气的眷顾，却是轻衣薄衫，温润如春。

大人倒也习惯了，孩子却受不了这天壤之隔的温差，六岁的女儿欢蹦乱跳地随我们参加晚宴，临出门，不意呛了口冷风，待到家时，已是副蔫头耷脑模样，折腾到半夜，竟又发起了高烧，继而上吐下泻，哭闹不止。

窗外夜如墨染，城市正在酣睡，我心急如焚已等不及天亮，一咬牙，断然携妻挈女，匆匆下楼，开车去卧里屯看张大夫。卧里屯离新村三十来里，也是我们此前栖居之地，张大夫在那开了家私人诊所，医术精湛，童叟无欺。

卧里屯远离市区，路况不尽人意，沿着白雪皑皑的街面，车行多时，驶离大道，拐入一条小径。雪雾茫茫，车灯朦胧，我看见前方有段冰面，或是地下埋了供热管道的缘故，已隐约化成了一摊稀泥。小心翼翼驶入后，四只车轮仍万般无奈地深陷进去。我情知不妙，猛踩油门，想冲出去，但车轮不再听话，无论如何使劲，车轮生了根般只在原地打转儿，那掀起的冰凌张牙舞爪，向四面八方飞溅而去。

前进不了，索性退回大道另觅他径吧！我愤愤挂上R档，怒踩油

门，可四只车轮商量好了似的，愣在原地向后翻滚，就是不挪窝儿。

这时，昏昏沉沉的女儿觉出了异样，一边咳嗽一边哭闹起来，妻子无助地安慰着孩子，与我面面相觑。歇了片刻，我打开双闪，钻出驾驶室来，郊野的寒风裹挟着豆大的雪粒，刀片儿似地劈在脸上，生疼生疼的。我四下张望，只见冰雪连天，路灯幽暗，夜半的北国荒郊，愈加凄凉寂寥，哪有零星半点儿人迹？

这一年疫情肆虐，过得太艰难，终于熬到了年底，却又摊上这档子事……正窘迫焦急，一阵急促的喇叭声忽顺风传来，一回头，却见身后大道上一辆大货车车灯闪烁，靠着路边缓缓停了下来。车门开了，驾驶室里一前一后跳下两个人来，跑得近了，我才看出是两位气喘吁吁的中年师傅，其中戴着狗皮帽的那人大声冲我喊道：车陷住了？来，咱哥俩给你推出来。

我哪还顾得说话！转身钻进驾驶室，把好方向，狂踩油门，倒车镜里，车轮激起的冰凌，飞溅了那两人一脸。戴狗皮帽的师傅走了过

来，隔着车玻璃指点道：咱喊一二三，你轻轻踩油门，两股劲儿合到一处，车才能出去。说完，又回到了车尾。有顷，两位师傅同时弓下腰来，蹬直后腿，厚实的肩膀紧紧抵住了小车屁股，冰天雪地的寒夜，旋即同时响起了他俩整齐有力的呐喊：一二三，一二三……那粗犷豪迈的号声，如两柄锋利的弯刀，划破了寒冷漆黑的夜空。我循着声音，慢慢加大油门，随着“鸣一”的一声嘶鸣，轿车终于冲出了冰坑。

我赶紧把车停住，翻出两盒烟来，满脸感激地递给两位师傅。他俩呵呵直笑，一齐摆手，又指着路边的大货车说：去年冬天，咱哥俩路经沈阳，车滑到了沟里，也是靠两位过路的大哥帮忙才拉了出来。又笑道：大家出门在外，互相帮个忙还不应该？两人说完，头也不回，匆匆上车走了。

凌晨时分，梦乡深处的张大夫被我急促的叫门声惊醒了，匆忙起床，耐心给女儿量完体温，打上了点滴，疲倦至极的孩子稍稍哭闹了几声，很快睡安稳了。

我这才想起，刚才匆匆一面，由于慌忙，便连那两位好心师傅的模样也没看清楚，只记得其中一人戴着顶破旧的狗皮帽，另一人头发蓬乱，似乎很久都没梳洗了，但他们高喊号子的声音却是那样的铿锵有力。

他们在寒夜里怒喊的声音，我将传递到下一个需要帮助的人的耳边。

寒夜里的号子

程建华

全国中青年作家深入学习贯彻

